

光緒庚子九月鋟

時文判

板藏
羊城十九洞竹龍園

序

醫病之書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是活人者反之殺人也晉唐而後葉天士吳中江通一家爲治疫妙手遵其法者皆知瘟疫異乎傷寒其柰今之鼠疫卽以葉吳之法治之不驗然而離葉吳之譜復又不可衡甫少尉立爲變法八門專指鼠疫而論又博採新按名論而互證之第三卷言瘟有九種之分按類分治可補前人所未及疣瘡瘧殺人之烈不特古名醫不能道其原十分年來中西報亦勿圖言之今此辨引文帝全書發明五年

序

一

毒神乃五行不正之氣所結也蓋平時地土翕受相安無事迨地運衰薄之年土不能收毒反合五行相助爲虐人受之安得不死此書全部以解毒爲先又合外科痘科而互治之復加引經之藥而牽帶之凡所有表散補瀉涼利等藥不可妄投此獨出之心裁洵千古不易之法也其中立通解五毒飲及八面通以及紫雪丹諸方皆核定之的藥至于藥譜經說及諸瘟治法極爲分曉又得區君子靖補箋表明朗若列眉願業醫者奉爲圭臬曩余著《粵東惠潮見衡甫岩然道貌卓然行品

知其隱于末吏今衡甫巡檢新會之沙村冷官多暇集
此成書屬爲弁首余於醫道頗知門徑三復之餘知此
爲近時不可少之書也是爲序

光緒戊戌八月聯元書于羊城行次



序

二

序

疫病由口鼻入。直達中道。分布三焦。急者立亡。緩者或可速治。其治法非同傷寒之可表可下也。而有時當表當下。此中權衡操縱。超乎法外。而不越乎法中。非天資絕高者。不足神其妙用。愚厯考方書。惟葉氏天士。吳氏鞠通二家。論辨最爲精詳。嗚呼。近來鼠疫。辛涼不應宣泄。亦不應何也。蓋疫病有常。有變。有陰。有陽。其症之常照葉吳二氏方書治之。隨愈。其症之變。雖有敏者。亦莫措其手。然則置之不論乎。曰不然。有盧扁之術。人事豈時疫辨

序

一

不足挽天心乎。李東垣云。當瘟疫盛行之時。每有寒疫雜乎其中。黃坤載云。後世庸工之于疫病。不論寒溫表裏。概用硝黃泄下。十治九誤。此助紂爲虐也。蓋疫病與傷寒異。人所共知。疫病有寒溫之分。人多不覺。天下死於病者數也。死於藥者寃也。愚于此道講求十載。閱方書不下數百家。以葉案吳辨爲標準。以李東垣吳又可喻嘉言張景岳諸家爲旁證。首卷六方分治。本于吳辨而變通其綱領。猶恐可治常疫。不足以禦奇症。二卷于方書時論滙叅之下。成變法分治八門。非謂此八法及

所採良方。儘可治疫。但擇其與症合者用之。其不合者舍之。又坤兒子慎齋藥譜。以備採擇。蓋疫之急症。宜以治痧之法治之。因錄新會區氏子靜疫論九篇附之。考瘟有九種。曰疙瘩溫。曰瓜瓢溫。曰大頭溫。曰蝦蟆溫。曰鷄鵪溫。曰葡萄溫。曰羊毛溫。曰轉腳溫。曰白喉溫。古名賢並無分類制治。愚特分別詳列歸于三卷。疙瘩瓜瓢溫二項。殺人最速。惟有紫雪丹。或可十救二三。其次只有預防一法。大頭蝦蟆諸溫。十中可救五六。白喉溫二症。道咸以前。不得其法人之枉死者無算。自楚南張善時疫辨。

序

二

吾白喉捷要書出吳曉舟太守刊於嶺南。傳之于人多驗。愚此書集成九閱寒暑。本有八卷。先擇四卷付梓。書中專言疫病。其他不列焉。幸得子靜先生逐條參訂。加以眉箋先生治疫之道。最爲精詳。其所詣直造葉吳之室。余所見治疫如先生者。不作第二人。視葉吳復起不易吾言。旣經法眼。則此書之行。不至獲罪于天乎。

光緒庚子三月侯官林慶銓識



原因

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者。春必病溫。此二語。盡人皆知。又瘟疫之氣。或溝塗不泄。穢惡不修。薰蒸而成者。或地多死氣。鬱發而成者。或官吏枉抑怨讐而成就者。世謂獄溫。塲溫。墓溫。廟溫。社溫。山溫。海溫。家溫。寵溫。歲溫。天溫。地溫等。不可不究。因疫氣之發大則流行天下。次則一方。次則一鄉。次則偏着一家。悉由氣運鬱發有勝。有復遷正退位之所致也。凡時行病者。春應煖而反寒。夏應熱而反涼。秋應涼而反熱。冬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幼。率多相似。似此則時作瘟疫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疫癘如有鬼癘相似。故曰疫癘。鬼無所歸。則爲厲。楊立操云。謂其有鬼厲之氣。不知何經動也。

素問熱論。岐伯對黃帝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

論略

原因

一

吳氏又可論疫病異乎傷寒

事必窮源。乃知底蘊。岐黃問答。惟推求至理體會入微。故稱醫聖。治疫之道。先師並不詳示。後人無所遵依。吳又可議論獨闢。所言溫病症候。異于傷寒。其論云。傷寒投劑一汗而解。時疫發散。雖汗不解。傷寒不傳染於人。時疫能傳染於人。傷寒之邪自毫竅而入。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傷寒感而卽發。時疫感久而後發。傷寒汗解。在前。時疫汗解在後。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時疫汗解俟其內潰。汗出自然。不可以期。傷寒解以發汗。時疫解以論略

吳論

二

時疫發斑句
與第四卷粵
東斑症異聞
者自能明辨
永伯氏註

戰汗。傷寒發斑。則病篤。時疫發斑。則病衰。傷寒感邪在經。時疫感邪在內。內溢於經。經不自傳。傷寒感發甚暴。時疫多有淹纏二三日。或漸加重。或淹纏五六日。忽然加重。傷寒初起。以發表爲先。時疫初起。以疎利爲主。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時疫皆能傳胃。至是同歸於一。故用承氣湯。輩導邪而出。要之傷寒時疫始異。而終同也。夫傷寒之邪。自肌表一逕傳裏。如浮雲之過太虛。原無根蒂。惟其傳法始終有進而無退。故下後皆能脫然。即如核証初起。承氣下之。即愈。至明年。可用承氣湯。入肺逆傳于心。其斃人尤速。若在腸胃。之未必愈也。即如核証初起。承氣下之。即愈。

核証雖下之
亦不愈然治
時疫以疎利
爲主自是吳
又可之獨出
手眼子靜
補箋

下後裏氣一
通表氣亦順
亦不盡然疫
氣瀰漫三焦
經絡肌肉無
所不到下後
肌肉仍灼熱
心神亦燥悶
不寧所在多
有子靜補箋

衛交併客邪經由之處。榮衛未有不被其所傷者。因其
而疾不瘳。然時疫下後多有未能頓解者。何耶。蓋疫邪
每有表裏分傳者。因有一半向外傳。則邪留於肌肉。一
半向內傳。則邪留於胃家。邪留於胃。故裏氣結滯。裏氣
結表氣因而不通。於是肌肉之邪不能卽達於肌表。下
後裏氣一通。表氣亦順。向者鬱於肌肉之邪方能盡發。
於肌表或斑或汙。然後脫然而愈。傷寒下後無有此法。
雖曰終同。及細較之。而終又有不同者。

論略

吳論

三

夫瘟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
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柰何自古迄
今從未有發明者。

今之鼠疫將作。鼠必先死。鼠死目突而赤。頃刻有蛆臭
証其始傳染于俄法德英。及安南雷。廉。吳。川。高。州。城
然後次及廣州。每疫將作。鼠必先死。頃刻有蛆臭穢
觸者立斃。然疫由鼠來當。

今之核証西人謂拍斯得。人謂拍斯得。人謂拍斯得。
証其始傳染于俄法德英。及安南雷。廉。吳。川。高。州。城
然後次及廣州。每疫將作。鼠必先死。頃刻有蛆臭穢
觸者立斃。然疫由鼠來當。

先從鼠治之。余見疫盛行。之時人家始見死鼠。囑其以生菜豆置于牆限。並鼠往來處。俾鼠食之。以解鼠毒。自後其家不聞有人疫死者。曾經試驗。此利物即以利人也。蓋荳豆最能解疫毒。但生菜豆鼠或不食。故以炒香者。直聞其鄰封瘟疫盛行。乃用黃紙硃書。瘟神已過四字懸于大堂。竟得安靜。西鄰封效之不行。按鬼神無親。惟德是輔。冥冥中自有道理在焉。高州吳君景崇云。疫病城市多而鄉居少。或由城市得病歸染其家者。嗣後療癆。又變爲焦熱。衄血疔瘡黑斑諸症。見有死鼠。則盡室以行。或巢寄山林。或舟浮水面。多服解毒瀉熱之品。獲免甚眾。越端午細詢中疫之家。此地氣非天氣也。同

論略

時論

四

一邑也。城市者死。山林免焉。同一宅也。泥地黑濕者死。鋪磚築灰者免焉。暗室蔽風者死。居廳居樓者免焉。况一宅中。婢女孩兒多死。以其坐臥貼地。且赤足踏地。婦人次之。男子靜居者又次之。以其寡出。不敢步也。且疫作時。其宅倍熱。氣從地升。有如噴烟觸之。則頭暈目赤。心燥急。移坐涼風乃蘇。當時爲氣所蔽。懵然不覺。鄰人來視者。輒見熱氣自足而脛而股。逼至胸膛。喉舌間。則病作矣。有在墟得病。昇歸。輜迎風者。竟不死。且有棺斂。將葬。盜盡竊其衣。夜得風露涼解。而生者。惜富貴者。不

曾見有戚友往疫家觸其穢臭。卽大呼。穢臭。卽太呼。

雜之。曾見疫時鼠或神呆氣鈍。畫出于庭。小孩子偶戲弄之。亦越日無病而寢。凡染疫之家必有死鼠。或死于穴中。不及見耳。必搜尋除。去。否則觸其穢氣。立毙。子靜補箋。

日有這般氣

不醒幾至于

死昇歸卽以

解疫祛毒藥

灌之逾時而

甦可知隨感

觸隨解救亦

未遽至死者

子靜補箋

敢見風不服寒峻之品遂至驟熱不救。

論略

時論

五

良醫如良吏

痼瘞在抱君

真能現身說

法者

子靖補箋

治疫四大綱

未病而防避之。如良吏之保民也。

已病而通解之。如能吏之化民也。

病重而銷除之。如才吏之平賊也。

病愈而調理之。如循吏之善後也。

未病先知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未發宜先刺之

藥叟按。內經有疫病不可刺之戒。係指其病已壞。不

論略

必刺也。

未病預防

經曰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聖人不治已亂。治未亂又云冬不藏精。春則病溫。此節勸人冬藏精以春奉收之地。四季類推。蓋謂能藏精者。雖溫病亦可却也。藥叟按。疫病。非他病可比。正要預避。如果細體經文。儘可避也。修德行善。以挽正氣。節慾省勞。以禦戾氣。內服清品。以固元氣。外焚妙香。以消濁氣。雖老生常談。亦防避之至理。

以正禦邪精
神完固内外
交養至理名
言所謂技通
于道者此也

節錄新論

粵東時疫之作。先是同治間始於越南流毒廣西繼而高廉繼而雷瓊廿餘年蔓延靡息迄光緒廿年又繼而廣州郡城疫作次及村落於今又五閱年矣偶遇雨澤愆期大地亢旱雷電不作陽氣閉鬱故癟疫盛行倍於疇昔生民何辜死亡接踵厯考各處用藥不一有進黃連解毒犀角白虎三承氣湯及紅花熊胆之屬者有用仲景升麻鼈甲湯河間雙解散防風通聖散之屬者有用司天運氣而立方者是丹非素

論略

時論

七

試之或驗或不驗如以爲熱何以辛熱之劑間亦奇中如以爲寒何以苦寒之藥又能取效欲求把握茫如捕風僕進與病謀退與心謀深推其故昔醫謂邪之感受隨人之臟氣而爲寒化熱化然瘟邪多屬熱朱丹溪又言人陽常有餘則千百温病中從寒化者固不多見粗工不察病情動用溫燥此猶抱薪救火草管人命爲禍最烈然熱病投寒藥而效亦寥寥者尤治惡核之祕笈余前治右手臂膿惡核謂在必有痰瘀與疫毒交結而成为不消其核病何可痊然分清經穴尤治惡核之

此是大腸經穴必由。便祕而起他云未大便已十數日先爲清解。大腸其敷核亦兼以引經藥而愈。又會治頭項惡核敷以消核藥。謂此乃太陽經穴加些羌活于消核藥子內而愈。靜補箋。

出氣分不從血分主治。而泛施刀圭。何異賊在堂奧而索之庭戶也。卽從血分主治。不察其核之出於某部位屬某經穴。加以向導之藥。則藥力不專。

抑又聞之。瘟疫不入積善之門。人果修德存善。則履險如夷。巨浸稽天而不溺。大雷破山而不驚。必能消二日不效。乃謂此乃太陽經穴加些羌活于消核藥子內而愈。靜補箋。

有羅君伯畦名論千餘言。因節錄之。

論略

節錄新論

八

答人問疫方不驗何故

黃連解毒湯
純是寒涼藥
並無去瘀麻
疎利之品何
以能消核除
疫荆防敗毒
散不獨太發
散方中有人
參一味更爲
此症所忌

自光緒十年後。粵東時疫盛行。考各處用方。或熱或涼。或驗或不驗。其用熱藥不驗者。溫疫也。其用涼藥不驗者。寒疫也。是皆張冠李戴之過也。今考各處所用之方。不驗者。考據詳陳。如用黃連解毒湯。黃連一味。爲吳又可所禁用。一也。荆防敗毒散及雙解散。方中防荆麻草等味。本爲此症所忌。二也。至于犀角石膏。若不加紫雪丹。至寶丹。往往引邪入裏。三也。三承氣湯。雖爲吳又可所不禁。而菊通之辨。必須對症。不敢

答人問疫方不驗何故

九

子靜補箋

妄投四也。升麻鼈甲散。升麻本爲吳菊通所忌。况加雄椒之燥烈乎。金匱謂毒係濕毒也。此方初時流傳。奏效。適遇寒疫。其後誤服。害生者不少。五也。有心治疫。非熟讀葉氏吳氏之書。會通互證。無不誤事。

節錄劉變之瘟疫辨論

疫之爲病必其人內氣不充外感天地之厲氣由口鼻入而客于膜原。鬱而不發。內經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爲實。其斯之謂歟。伏思其鬱之由。蓋膜原者。內不藏臟腑。外不在經絡。寄于伏脊外附于表。內連于胃。是半表半裏之界。必俟外感六淫。內傷七氣。或饑飽勞逸。房室致虛。因而營衛失職。觸動其機。及其發也。如烈風迅雷。猛不可遏。隨營衛爲之敷布。自內達外。外不得泄。復而之內。越于某經。卽見某經之病。然必

論略

十

發熱而渴舌有黃白胎。其于太陽也。則頭項痛。腰脊強。體痛。脈浮緊。其于陽明也。則目痛。眉稜骨痛。鼻乾不眠。脈洪長。其于少陽也。則脇痛耳聾。嘔而口苦。咽乾。目眩。脈弦洪數。其入胃府。則舌胎譖語。大渴引飲。胸痞腹滿。不大便而小便赤。妄見妄言。自汗煩燥。脈洪實長。而有力已入胃腑。則不復傳。宜辨緩急。則爲之攻下。

林藥叟案。劉氏此論雖經前賢已說尙覺貫串。因照子靖文所摘數行。拊後

時疫往往脈與症異。徒據其脈治病。而病並劇。若干見症分六經。再參其脈。或舍脈從証者。有之。子靜補箋。

目錄

序

論略 原因

吳氏又可論疫病異乎傷寒。時論鼠疫來由。

治疫四大綱。未病先知。未病預防。

節錄羅君伯畦新論。答人問疫方驗與不驗。

第一卷

吳辨上焦溫疫初起三方。又上焦寒疫初起三方。

第二卷

時疫辨

目錄

一

變法分治八門

一解毒通絡法。一通解三焦兼以養陰法。

一排膿破堅法。一寓瀉於補法。一開竅達鬱法。

二一味寒涼法。一預防陷邪法。一猛藥宣瀉法。

論溫病。不防用寒濕藥。附錄周氏方論。

附錄慎齋藥譜。區氏疫論。

第三卷

一疙瘩瘧治法。辨證。辨舌。辨脈。辨生核。

外治諸法。疙瘩瘧卽今之鼠核也。

辨舌

辨脈

辨生核

前卷專指鼠核而分治之。此卷統論諸瘧而分治之。

均錄粵東高廉雷瓊各府治鼠疫驗方。

此卷以鼠核變幻不測分門治之用藥步步重在陽明吳辨以三焦分治此書不盡拘拘于三焦因時毒最重中焦頃刻分布三焦分門製治心靈手敏子靜補箋。

又以鼠核列

于首條並採

時方以及引

經鍼法共五

條附後

靜補箋

子

引經腧穴 經絡辨 鍼法 區氏六經圖說

一瓜癩瘡治法 一大頭瘡治法 一鷄鵝瘡治法

一蝦蟆瘡治法 一羊毛瘡治法 一葡萄瘡治法

一轉腳瘡治法

第四卷

一白喉瘡治法 一粵東斑症附錄

附錄葉天士癰瘡疹療治法

時疫辨

目錄

二